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谁会认错？



塔夫里斯和阿伦森将他们杰出的才能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富有社会洞察力并极具科学性的熠熠生辉的模型。假如你不想犯错误，就一定要阅读这本书。

《影响力》作者 罗伯特·西奥迪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们为什么会为自己的愚蠢看法、
糟糕决策和伤害性行为辩护

卡罗尔·塔夫里斯 艾略特·阿伦森◎著 邢占军等◎译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谁会认错？

人们为什么会为自己的愚蠢看法、
糟糕决策和伤害性行为辩护



卡罗尔·塔夫里斯 艾略特·阿伦森◎著
邢占军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会认错? / (美)阿伦森著;邢占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明心书坊)
ISBN 978-7-5617-6350-6

I. 谁… II. ①阿…②邢… III. 个人—修养—通俗读物
IV. 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6114 号

明心书坊

谁会认错?

人们为什么会为自己的愚蠢看法、糟糕决策和伤害性行为辩护

著者 卡罗尔·塔夫里斯 艾略特·阿伦森
译者 邢占军等
责任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沈桂芳
责任校对 赖芳斌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6开
印张 14.75
字数 232千字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
印数 6000
书号 ISBN 978-7-5617-6350-6/B·435
定价 29.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献给罗南(Ronan),我那《奇妙的字母 O》

—— 卡罗尔·塔夫里斯



理所当然地献给维拉(Vera)

—— 艾略特·阿伦森

我们都会相信那些我们认为并不真实的事情,并且,当它们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我们便会不顾一切地歪曲事实以表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会理性地将这一过程无限地持续下去:唯一能够对它作出的检验是,这种虚假的信念迟早会被铁的事实所粉碎,而这一切往往是发生在战场上。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6

导言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 这些人是如何容忍自身行为的？

一定是有人搞错了，错误很可能出在我所服务的政府。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柬埔寨和南美洲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他面对战争罪指控时所作出的回答。

一旦陷入事后聪明，我们便会发现一定是有人搞错了……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悲哀。

——纽约主教爱德华·伊根(Edward Egan)在谈到一些主教反对处置猥亵儿童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时如是说。

一定是有人搞错了，我们将法式薯条和薯饼的成分错误地告诉了公众和消费者。

——麦当劳就他们没有告知印度教徒和其他一些素食主义者，他们制作的土豆食品的“天然调味品”中含有牛肉成分，所作出的道歉。

本周问题：当一位总统严重贪污腐败时，你会如何判断？

- A. 这位总统的民意测验支持率会下降。
- B. 媒体会对他穷追猛打。
- C. 反对党会对他进行弹劾。
- D. 他自身所在党派的成员会攻击他。
- E. 或者，白宫会讲：“一定是有人搞错了。”

——比尔·施耐德(Bill Schneider)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走进政治》节目中向观众提出的问题。

自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自我辩护的冲动，我们会为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伤害性的、不道德的和愚蠢的行为推卸责任。尽管我们中大多数人所作出的决策永远也不会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生与死，但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乎其微还是悲剧性的、规模很小还是波及全国的，我们中大多数人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在情感、金钱和道义上所冒的风险越高，要讲出这句话就会越困难。

不仅如此，大多数人在直接面对自己犯错误的证据时，不仅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方式，反而会顽固地对它们加以辩护。即便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也很少能够穿透自我辩护的盔甲。当我们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充当“顽固坚持不足信看法”角色的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布什错误地声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错误地声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他错误地预言伊拉克人会站在街头载歌载舞地欢迎美国士兵，他错误地预言冲突会迅速结束，他错误地严重低估了这场战争的经费开支。而且，布什最为明显的错误出现在入侵伊拉克六周之后的

一次演讲中,当时还留下了照片,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

那时,本书的作者之一密切地关注着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新闻评论员们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设想了一个总统在承认所犯错误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保守派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和自由派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要求布什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总统仍然毫不妥协。2006年,伊拉克陷入了内战之中,16家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伊拉克的占领助长了伊斯兰激进主义并且增加了恐怖主义的危险,而布什竟然对一个保守派专栏作家代表团讲:“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所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¹当然,布什不得不为他的政府在伊拉克所从事的战争辩护;他在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已经付出了太多代价——几千名美军阵亡,根据美国企业学会2006年所作的保守估计,已花费至少万亿美元。因此,在最初的理由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他又发现了新的理由:除掉一个“魔头”,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中东和平,为伊拉克带来民主,加强美国的安全,完成“(我们的军队)为之牺牲的使命”。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发起了这场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将它进行下去。

政治家是最为明显的自我辩护者,这也正是他们能够提供如此鲜活例证的原因。他们会很巧妙地对那些不利的说法加以掩饰;当身陷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勉强承认错误,但绝不会承担责任。哎,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但犯错的决不是我;一定是另外某个人,这个人的名字还不宜说出口。²当亨利·基辛格声称出错的是“政府”时,他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政府。这种自我辩护令他毫无尴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在审视政治家的行为时会感到迷惑不解、担忧乃至恐惧,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所造成的后果而言,其形式却与我们大多数人平时在个人生活领域中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我们置身于不愉快的人际氛围或者孑然一身,因为毕竟我们曾为之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一种麻木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会寻找各种理由为此辩护,而且不能够对放弃这种方式

的好处进行清晰的评估。我们会因为一辆车看起来华丽而作出痛苦的购买决定，为了让这辆该死的车运行，我们会花费数千美元，而且我们还会花更多的精力来为这笔投入辩护。由于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怠慢，我们自以为是地制造了与某个朋友或亲属的隔阂，但我们却会将自己视为和睦的守护者——需要的仅仅是对方的赔礼道歉。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者辩解不同。显然，人们会撒谎或者编织荒诞的故事来平息爱人、父母或者雇主的愤怒，避免受到指控或者被投进监狱，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权位。但是，一个罪犯为了争取公众相信“事情并非如此”而讲出的话（“我没有对那位女士进行性侵犯”、“我不是一个骗子”），与他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境中，他在撒谎而且清楚地知道撒谎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后一种情境中，他是在自己欺骗自己。这正是自我辩护比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更大威力和更强欺骗性的原因。它会令人们确信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最棒的事情。事实上，细想起来，这是很正常的。“我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实际上，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我正在为国家尽我所能。”“那些杂种是咎由自取。”“我有权这样做。”

自我辩护不仅会令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策看起来微不足道；而且也是那些伪君子的行为除本人之外人人皆知的原因。它会将我们的道德失误与他人的道德失误差别开来，并且混淆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道德信念之间的偏差。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①曾讲过，“世上很可能不存在清醒的伪君子”。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②似乎不太可能对自己讲：“噢，我竟然是这样一个伪君子。的确如此，在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性丑闻搞得天翻地覆的同时，我自己也正在这里享受着婚外恋。”同样，著名的福音传播者泰德·哈加德(Ted Haggard)^③看起来显然是一个伪君

①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②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曾带头猛烈攻击克林顿性丑闻。——译者注

③ 全美基督教福音派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主席，被控与男妓有同性恋关系。——译者注

子,他一方面公开斥责同性恋,另一方面则与一位男妓保持着性关系。

同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刻画出自己的道德底线并且对它们加以辩护。例如,你是否曾经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上做过小动作?你可能会用忘记了法定缴纳数额来弥补过失,而且如果想不到其他人也会这样去做,你便是一个傻瓜。你是否未曾申报一些额外的现金收入呢?考虑到政府在政治分肥以及你所厌恶的项目上的浪费,你有权利这样做。在你本该履行职责的时候,你是否曾经在办公室里发送个人邮件或者上网冲浪呢?这样做是为了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这是你对公司愚蠢规则的个人抗议,而且你的老板并不欣赏你所做出的额外工作。

戈登·马里诺(Gordon Marino),是一位哲学和伦理学教授,当他在一家旅馆投宿的时候,钢笔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掉出来,将一滴墨水滴在了丝制的床罩上。他决定将这件事告诉经理,但他累了而且也不想包赔损失。那天晚上,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他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朋友建议我停止这种道德狂热,”马里诺说,“他认为:‘经理巴不得出点类似事故,这样就可以将成本增加到房费里面。’他没有费多长时间便说服了我不必去麻烦经理。我推测假如我将墨水滴在了一家住宿兼包早餐的家庭旅馆里,我会马上报告这起事故,但这是一家连锁店。诸如此类的东西导致了欺诈的出现。退房的时候,我还是在前台就那滴墨水留下了一张便条。”³

但是,你会说,所有的那些辩护都是正确的!旅馆房间的费用的确包含了笨拙的客人们所造成的维修成本!政府的确在浪费金钱!我所在的公司可能不会介意我在发送电子邮件上花费一点时间,而且我最终总会完成自己的工作!这些说法与是对是错没有什么关系。当我们跨过了这些底线,我们便会为那些我们确切地认为是错误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将自己视为诚实的人,而不是罪犯或者窃贼。不论受到质疑的行为是在旅馆床罩上滴墨水这样的小事,还是盗用公款这样的大事,自我辩护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利用有意识的撒谎去欺骗他人和依靠无意识的自我辩护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要由不可靠

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记忆来加以审视。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令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罪过变轻，使真实发生的一切扭曲。当研究者询问丈夫和妻子各自承担了多大比重的家务时，妻子们会说：“你在开玩笑吧？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至少也是90%。”丈夫们则会说：“实际上，我做得很多，大约在40%左右。”尽管不同的夫妇说出的具体数字不同，但从总和上看都要在很大的幅度上超过100%。⁴ 这会诱使人们推断每对夫妇中有一个人撒了谎，但更有可能的是，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记忆出现自利扭曲，我们忘记或者歪曲了以往的事件时，我们便可能一点一点地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我们会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误，毕竟当时的情境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低估自己的责任，降低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变得可有可无。不久，我们便可以说服自己，从内心相信自己早前公开讲过的话。约翰·迪恩(John Dean)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白宫顾问，正是此人下令密谋掩盖水门丑闻所涉及非法活动的真相，他对这一机制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解释：

主持人：你是说那些编造故事的人也在相信他们自己的谎言吗？

迪恩：的确如此。如果你经常把一件事情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它也就变成了事实。例如，当新闻界得知新闻记者与白宫官员的通话被窃听时，此时断然的否认已经不能奏效，这时便有人声称那是国家安全事务。我确信许多人相信窃听电话是为了国家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事情发生后他们虚构的辩解理由。然而你应该意识到，在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的确坚信这一点。⁵

就像尼克松一样，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也是一位自我辩护的高手。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的说法，当约翰逊开始相

信某件事情时，他会“完全地、绝对地”相信它，“不管以前有什么看法，或者事实本身如何”。乔治·里迪(George Reedy)是约翰逊的助手之一，他说，约翰逊“具有一种非凡的接纳能力，这使得他确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了应当坚持的原则，而且有些迷人的是：当有人摆出他以往持有不同观点的证据时，他所表现出来的那副无辜的样子。这并非一种实际的行动。……他拥有难以置信的接纳能力来说服自己，只有那些当下合宜的‘事实’才是事实，任何与此相背离的事实都来自敌人的谎言。他会逐字逐句地将内心所想变为现实”⁶。尽管约翰逊的助手们将这一点视为富有魅力的人格特征，但它很可能是导致约翰逊不能将我们这个国家从越战泥潭中挣脱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总统，很可能只是为了改变公众的看法。而一个在自己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总统，却会相信自己掌握了事实，这会成为他进行自我矫正的阻力。



在苏丹的努埃尔(Nuer)和丁卡(Dinka)部落中，有一种奇怪的传统。他们会拔出孩子们牢固的门牙——包括下面的六颗和上面的两颗——由此导致孩子们下巴凹陷，下唇折叠，口齿不清。这种习俗显然是从破伤风(这种病会导致牙关紧闭)流行的某个时期开始的。村民们开始拔掉他们自己以及孩子们的门牙，这样就可以保证流体食物能够从缺口吸食。破伤风流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然而努埃尔和丁卡部落至今仍保持着拔掉孩子门牙的做法。⁷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1847年，伊格纳奇·山姆维斯(Ignac Semmelweiss)对他的医生同行有个著名的忠告，在接生婴儿前要先洗手。他意识到在对死于产褥热的妇女进行尸检时，医生们的手会接触到某种“病毒毒素”，随后会将它传染给分娩中的妇女。山姆维斯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含氯抗菌液中洗手，此后产褥热死亡率迅速下降。然而他的同事们却拒绝接受山姆维斯的具体证据，这样只是在他自己的病人中

维持着较低的死亡率。⁸ 为什么不能迅速推广山姆维斯的发现、并对他找到如此之多无谓死亡的原因而表示由衷感谢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费迪南德·卢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和玛丽尼亚·法恩海姆(Marynia Farnham)出版了热销书《性欲丧失的现代女性》，他们在这本书中声称，一个在男性活动领域功成名就的女性，看起来就像美国两大职业棒球联盟比赛中的获胜者，但是她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很大程度上要靠基本的本能抗争来作出牺牲。在严峻的生活现实中，她要经常性地适应这种激烈的竞争，这会对她造成伤害，特别是会伤害到她自身的感受。”这会让她变得冷淡，而且，“处处向男性发起挑战，再也不能容忍扮演哪怕相对服从的角色，许多女性发现她们的性能力在减退”。在生活有保障的10年时间里，法恩海姆博士从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她所从事的事业是告诉女性不要拥有事业。难道她不担心自己会变得冷淡并且依靠基本的本能抗争来作出牺牲吗？

加利福尼亚州科恩县治安署逮捕了一名退休的中学校长帕特里克·邓恩(Patrick Dunn)，他被怀疑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他们约谈了两个人，这两人作了相互矛盾的陈述。其中之一是一位没有犯罪记录的女士，她没有对嫌犯的情况加以隐瞒的任何个人动机，此人保留着记事录，而且她的老板支持她对事件的解释。另一个人是一个被判了六年监禁的职业罪犯，此人向检察官所作的陈述暗示邓恩有罪，但除本人的话之外，他不能为自己的讲述提供任何支持。警探不得不在相信那位女士(相信邓恩是无辜的)还是相信那个罪犯(相信邓恩有罪)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选择了相信那个罪犯。¹⁰ 为什么会这样呢？

通过对自我辩护的内在作用机理的理解，我们便可以回答此类问题，并且可以解释人们所做的另外许多看起来不可理解或者疯狂的事情。目睹着那些凶残的独裁者、公司里贪婪的首席执行官、以上帝的名义进行谋杀的宗教狂热分子、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神职人员，或者那些为了家庭遗产而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行欺骗的人，许多人会问及这样的问题：他们到底是如何对这一切心安理得的？对此，我们也能够作出回答。问题的答案是：他们恰恰按照我们这些

人的方式在行事。

自我辩护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必然是一件坏事。它能够保证我们在夜里安睡。离开了它，我们那些难以忍受的窘迫将会持续。由于没有选择某条道路，或者所选择的道路非常糟糕，我们会感到遗憾并因此而备受折磨。我们会在事后为自己所作出的几乎所有选择感到十分苦恼：我们是否做对了那件事情？是否选对了自己的另一半？房子是否买得合适？挑选的汽车是否最好？是否选对了职业？然而，不经意的自我辩护，就像流沙，也会将我们拖向更深的灾难。它会限制我们发现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必说改正错误。它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妨碍我们获取所需的所有信息以及对问题进行清晰的评估。它会拉长并扩大爱人、朋友以及民族之间的裂痕。它会阻止我们放弃不健康的习惯。它会容忍罪犯对他们的行为逃避责任。它会导致许多专家不去改变可能对公众造成危害的过时看法和做法。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够不犯错误。但我们的确有能力和讲：“现在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以往的错误不会再出现了。”人皆有过，但在犯了错误之后，一个人既可以掩盖错误，也可以承认错误。我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导：我们应当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但假如不能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又怎能从中学习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清自我辩护的诱惑。第一章将要讨论的是认知失调，这是一种与自我辩护的产生相关的心理机制，它会维护着人们的自信、自尊以及社会认同。在随后的几章里，我们会详细分析自我辩护最具危害的后果：它如何加重偏见和贪污腐败，如何扭曲记忆，如何由专家的自信变为傲慢，如何产生并维系着不公正，如何将爱隐藏起来，如何造成仇恨和裂痕。

我们能够带给读者的好消息是：通过认识这种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打破这种联系。因此，在最后一章，我们会退一步来思考问题，进而发现我们个体的、人际的以及社会的应对措施。认识这种机制，是找到改变和挽回措施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原因。

目录



导言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
这些人是如何容忍自身行为的？ / 001

第一章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 001

第二章

傲慢与偏见……以及其他盲点 / 026

第三章

记忆，进行自我辩护的历史学家 / 050

第四章

良好的愿望与糟糕的实践：

临床诊断的闭合怪圈 / 074

第五章

法律与失调 / 097

第六章

爱情杀手:婚姻中的自我辩护 / 122

第七章

创伤、分歧与战争 / 144

第八章

置之不理,还是爽快承认 / 168

注释 / 187

后记 / 213

译者后记 / 215

第一章



认知失调： 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新闻发布时间：1993年11月1日

我们先前发布新闻称，纽约会在1993年9月4日到10月14日之间遭到毁灭，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出错。而且，没有丝毫的差错！

新闻发布时间：1994年4月4日

在我们先前发布的新闻中所预告的所有日期，都是《圣经》里上帝所明示的准确日期。这些日期没有任何错误……以西结(Ezekiel)^①对城市遭到攻击的预告一共是430天……根据他的预告，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994年5月2日。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都得到了预先警告。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① 希伯来先知，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作者。——译者注